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三十二回 活張仙與周龍定計 馮校尉救趙虎逃生

且說姓鄭的過去見白菊花，放聲大哭。你道這個姓鄭的是誰？就是邢如龍所說的，他二師兄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。皆因在揚州跟著師叔，學了一身本領。在揚州拜得盟兄弟，一個叫巡江夜叉李珍，一個叫鬧海先鋒阮成。鄭天惠師叔如今病故，依著鄭天惠，不與他師傳送信，也不與他師弟送信，自己承辦喪儀，報答他師叔教給他這一身本事之恩。李珍、阮成勸他，一定要給師傅師兄弟送信。他說：「兩個師弟沒有准棲身之所，往哪裡送住？只可給師傅師兄送信。」就把師叔的靈柩封起來，投奔徐州。這日要上潞安山的山口，只見天晚，又正從周家巷經過，此人最與周龍交好，皆因火判官最敬重鄭天惠這個人物，一者沒入過綠林，二則知道他師兄弟俱是綠林，便不保鏢，也不與人看家護院，無非自己叫個場子，餬口而已。所有他的朋友，俱是正人君子。今天來到此處，天氣已晚，不料進來見著師兄，跪倒放聲大哭。白菊花一問，鄭爺就把師叔死去的情由說了一遍。白菊花一聞此言，歎惜一聲，說：「可惜呀！可惜！那老兒也故去了。」鄭天惠見這個光景，真氣得顏色更變，又不好與他師兄爭吵。世上哪有師叔死去連個淚珠兒無有，倒還罷了，反說那老兒也故去了，彷彿有什麼仇恨的相似。有心與他分辯兩句，他又是自己師兄，當著眾人面前，他若不服，二人鬧起來，豈不教旁人恥笑？只可拭淚而退，強陪著笑說：「師兄不在家中，在週四哥這裡，有何事故？」白菊花說：「先與你見見幾位朋友，然後再談我的事情，說出來令人可惱。」白菊花把這些人一一全都引見過了，鄭天惠又問：「你說可惱，到底恨的是哪個？」白菊花說：「就是咱們那兩個師弟。」鄭天惠一聽，是邢家弟兄，就知道他們素常不對，又不能不問。只得問道：「他們兩人因為何故？」白菊花說：「我實對你說吧，皆因我把萬歲爺的冠袍帶履由大內盜將出來，又把此物送給了一個朋友。」鄭天惠說：「你怎麼到萬歲爺的那裡偷盜物件去了？倘若有一差二錯，你也不料一料身家性命如何？」白菊花說：「說得很是，皆因我在酒席筵前多貪幾杯，一使性兒，還管什麼身家性命。我盜來萬歲爺的東西之後，天子降旨，著派開封府包公捉拿我，滿讓開封府有幾個護衛有些本領，天寬地闊，他也沒處找我。包公一急，貼了一張告示，若有知曉我的下落者，賞給官做。邢如龍、邢如虎這兩個小輩，自行投首，揭了告示，也不知帶領多少人，前來拿我。並且有南俠展熊飛，還有翻江鼠蔣平，又有本地的總鎮，帶領無數兵將，火焚了潞安山，燒了琵琶峪，只害得我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只得奔到柳兄家來。無奈我逃在柳兄家內之後，他復又知會總鎮，兵困柳家營，連累我這個哥哥，棄家逃走。我們又投奔週四哥家裡來。他仍不死心，方才你看見，在廳柱上捆著的那個，那就是開封府的趙虎，又把這個人打發來到此處私訪，叫咱們張大哥識破了機關，把他誣將進來，問他們的下落，執意不說，正要責打於他，不想你來到此處，暫且把他推在後面去了。」白菊花本是捏造一派鬼話，不肯說出他違理之事，這幾句話把個鄭天惠氣的雙眉直豎，二目圓睜，叫著邢如龍、邢如虎罵道：「兩個匹夫，真乃是反覆無常的小人。」列公，若論鄭天惠與邢家弟兄他們最厚，怎麼聽了白菊花這一篇話，他到罵起邢家弟兄來了？皆因此人是一派的正氣，不論親疏，誰若行事不週，他能當時就惱。此時若有邢家弟兄在此，他就能當著白菊花結果兩個弟兄的性命。隨即問道：「這兩個小輩現在哪裡？待我去結果這兩個小輩的性命。」白菊花說：「皆因不知這二人的下落，方才拿住趙虎問他，他執意不說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既然拿住趙虎，怎麼不說呢？」白菊花說：「要打要殺，他拚著死命也是不說。」鄭天惠哈哈大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有主意，略施小計，管叫他說出真情實話。」小韓信在旁邊：「鄭兄台，我們領教領教高見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此人推在後面什麼地方哪？」周龍說：「在後面空房之內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周兄，你找一個能言的管家，去到後面，就說他是安善良民，無奈暫居在你們這裡。周兄，我可是用計，千萬可別惱我呀！」周龍說：「此言差矣，自己弟兄，怎麼能惱你。」鄭天惠說：「那人需對趙虎說：『因為我不願為綠林，又不能脫身出去，忽見四老爺被捉，就有心來救，無奈一人勢孤。如今瞧見把你推在後面，我把你老送出去，四老爺可得救我，這裡我就不能居住了。』如此一說，他必應承，情甘願意。可不知此人會上房不會？」張大連說：「不會上房。」鄭天惠說：「他若不會上房，就先給他立下一個梯子，他一見這個光景必然更一點疑心的地方沒有了，只管跟著他就走，他必然把此人帶至他們的所在去。我在後跟隨，看他們到什麼所在，或是公館，或是店房，或是衙門。探准了地方，我回來送信，你們眾人，誰去誰不去，我也不管。我就把邢如龍、邢如虎，碎剝其屍。是為我哥哥，不要這不仁不義的師弟。」張大連誇贊：「好計好計！週四哥，你就派人立刻辦理。」周龍回頭教他手下從人把周慶兒叫將進來，教他前去行詐。鄭天惠說：「這個趙虎不知可有人看著他？」周龍說：「有兩個人看守。」鄭天惠說：「先把這兩個人叫出來，把房門倒鎖，把趙虎鎖起來，然後派騙他的人去，才好放他，那裡有人看著不行。」周龍說：「鄭賢弟作事真想得全美。」先叫家人去到後面，叫那兩個人回來，家人答應出去。少時周慶兒進來，鄭天惠把他的主意一五一□教給周慶兒一回。周慶說：「你老人家教給小的一回，你老人家就不用操心了，小的比你老人家說的還能完全。」此時已快到初鼓，他也並不打燈籠，打量著是一件美差。不料出去的急速，回來的快當，慌慌張張，顏色更變，口中亂喊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！那個趙虎大半是叫人救出去了。我們家裡，三個人被人殺死，血還熱哪。絆了我一個筋頭，正臥在死屍上頭，弄了我一身血，眾位爺們請看。」說畢紮撒著手。大眾一看，果然全身盡是鮮血，全都吃驚非小。你道方才說趙虎看見後面一條黑影，刀到處人頭落地，不是趙虎教人家殺了嗎？列公，趙虎要是被殺，那還算什麼福將？是推他走著的人被殺，不但殺了一個，而且宰了兩個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卻是馮淵，自從趙虎走後，天有未刻光景，張龍不見趙虎，見人打聽老四上哪裡去了。惟有馮淵知道，就把他的情由說了一遍。張龍一聽，嚇了一跳，連忙與馮淵行禮，說道：「我們老四是個渾人，不遇見白菊花便罷，遇見白菊花就有殺身之禍，奉懇馮老爺，我們一路前往，他若遇禍，還得求馮老爺解救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勸他再四，他說用不著我們這廂人，他說是相爺封就的，他是個福將。我說很好，他是福將，我是臘醋。他若沒有這個話，我要不去，我是混帳東西。他用不著我們這廂人，我是何苦哪。」張龍苦苦哀求說：「不用理他，他是渾人，你總看小弟面上。」直急得張三爺與馮淵下了一跪，馮淵這才無法，點頭應允，問說：「哪裡去找哪？」張三爺說：「我有地方打聽。」隨即出去，就把姚正找著，料著老四出去必向姚正問路。果然一問姚正，他便將趙四老爺要上週家巷的話一五一□學說了一遍。張龍復又見了馮淵，說老四上週家巷去了。馮淵連自己的夜行衣包全都帶上，揹上利刀。張三爺也帶上刀，告訴明白了知府大人，又把知府嚇了一驚。展、蔣二位大人影響全無，如今又走了三位，自料這頂烏紗有些不妥。張三爺同馮淵出來，直奔周家巷。打聽明白周龍的門首，前前後後一繞，即聽裡面喊叫了兩聲「趙四老爺被人捉了。」張龍聽見就急了一身冷汗，說：「馮老爺，你聽，我們老四叫人拿住了，在那裡喊哪。求你老人家施恩，搭救他的性命。」馮淵說：「我怎麼搭救他？」張三爺說：「非躡房躍脊進去不成。」馮淵說：「可見你們把兄弟關心，天還未晚，我要進去叫人拿住，誰來救我。」張龍一聽無奈，只得等到天將發黑，二人走到後牆，馮淵仍然背著夜行衣包，叫張三爺在此等候。自己才躡上牆頭，見裡面是個大花園子，躡身下去，才過太湖山石，就見有兩個人推著趙虎直奔空房。馮淵穿過花叢，抽出刀來，往前一縱身子，「喀味」就先殺了一個，另一個將要一喊，馮爺刀落，也作了無頭之鬼，馮淵過去，說：「福將，多多受驚呵！」見趙虎捆著二臂，一語不發，轉過身去，似乎要教馮淵解綁的樣兒。馮淵用刀挑去繩子，趙虎自己把塞口之物掏將出來，雙膝一跪，說：「恩公，我算計你該來了，我可算兩世為人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你是福將。」趙虎說：「你再提起那些個話來，我是個狗娘生的。」馮淵一笑，說：「我還得把你背出去，你連鞋都沒有了。也罷，你穿我這身。」馮淵就把自己夜行衣包打開換上，他的衣服叫趙虎穿上。正待要走，打前面來了一人，馮淵就把趙虎一拉，叫他在太湖石洞內等著。自己由太湖石後繞奔東南，就在來的那個人身後，「喀味」一刀，將那人殺死。二番回來，至山洞，再找趙虎蹤跡不見。欲問趙虎的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